



名家散文必读
MINGJIA SANWEN BIDU

LINHAITIN JINGPIN SANWENJI

精品散文集

林海音



有人得意，看背影就可以知道；
有人失意，听脚步声就可以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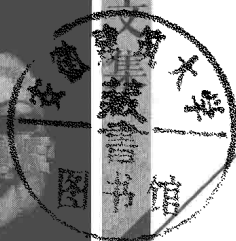
海外篇

 郑州大学出版社

LINHAITIN JINGPIN SANWENJI

林海音

精品散文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海音精品散文集 / 林海音著. -- 郑州 :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8. 2

(名家散文必读)

ISBN 978-7-5645-5300-5

I. ①林…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5228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 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元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94 千字

版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 450052

发行部电话: 0371 - 66966070

印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45-5300-5

定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前言

故乡之恋，如天上的彩虹，不经意间闯入你的眼帘，又在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心中那一抹美好。快乐与悲哀，欢笑和哭泣，那个古城曾倾注了林海音所有的感情。那里有她熟悉的城墙，琉璃瓦，泥泞的小胡同，刺骨的西北风……还有她心中所有的美好。

祖籍广东蕉岭的林海音（1918—2001），出生于日本大阪，不久又随父母去台湾，可她却将年少时生活过的北平当作她精神上的故乡，旧北京也成为她积累生活素材的主要来源之一。林海音的原名叫林含英，小名英子，著名作家，一生中创作多部文集和小说集。她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提携了大量台湾青年作家，她还创立了纯文学出版社，堪称中国第一个文学专业出版社。

林海音在十六岁的时候，考入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在校期间她一边学习一边当实习记者，深受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熏陶。她在三十岁的时候，回到台湾，以敏锐的文学触感发掘了相当多的人才。她很重视台湾本土的作家，如林怀民、郑清文、钟理和等，并且鼓励日据时代停笔的老作家，如杨逵、钟肇政、文心、陈火泉等人执笔再写，是推动台湾文学的重要推手。1990年，林海音回到阔别了四十余年的北京，并成为两岸文学交流的重要桥梁。

旧北京的记忆，如涓涓细流，在林海音的笔下汇成一句句打动人心的语句，交织成一篇篇清丽隽永的文章。如在《冬阳·童年·骆驼队》中“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一定是拉骆驼的人，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童年的她，幼稚的她，也是那么天真善良的她，幼稚的语言，却让人会心微笑。对啊，凭什么驼铃就不能是拉骆驼的人耐不住路途寂寞，而给骆驼带上的呢？纯真的语言，仿佛带着我们敲开回忆的门，将我们带往遥远而又温柔的儿时记忆，重温那些年的纯真与美好。“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林海音的文字带领我们重拾童年的记忆，也给予我们积极进取的指引。“孤独不算孤独，贫穷不算贫穷，软弱不算软弱，如果你日夜用快乐去欢迎它们，生命便能放射出像花卉和香草一样的芬芳。”如果说过去是昨天，现在是今天，未来是明天，那么，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未到来，我们只需要快乐地过着今天，才会不为昨天后悔，才能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本书选录了林海音对老北京、对台湾、对恩师益友等忆事怀人的回忆性散文，如《平凡之家》《冬阳·童年·骆驼队》《英子的乡恋》《在胡同里长大》等多篇，引领读者一起走进林海音记忆中的童年。

目 录

第一辑 英子的乡恋

虎坊桥	3
北平漫笔	7
天桥上当记	22
苦念北平	27
英子的乡恋	30
我的童玩	36
在胡同里长大	42
家住书坊边	45
访母校·忆儿时	52
北京土语辞典	56
旧京风俗百图	58
难忘的两座桥	62
城墙·天桥·四合院儿	65
文华阁剪发记	70

第二辑 平凡之家

三只丑小鸭	79
平凡之家	81
小林的伞	83
教子无方	85

好日子	87
今天是星期天	90
鸭的喜剧	94
书 桌	97

第三辑 生之趣

漫谈“吃饭”	103
窗	106
门	108
说 猴	109
台北温泉漫写	111
鲈鳗和流氓	113
觥 觥	114
友 情	115
灯	117
寂寞之友	118
爱与牵手	120
生之趣	122
故乡一日	124
豆腐一声天下白	129
童年和童心	132
豆腐颂	135

第四辑 冬阳·童年·骆驼队

同情与爱	141
读传杂记	143
冬阳·童年·骆驼队	151

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153
周记中的谎言	155
童心愚騃	157
我喜欢“小人儿书”	159
“雅舍”的主人	161
我的写作历程	164
骑毛驴儿逛白云观	167
《北平谐后语辞典》序	169
我的京味儿回忆录	171
老北京的生活	183
我的京味儿之旅	186
想念北平市井风貌	201
地坛乐园	204
新竹白粉	221
爱玉冰	222
台湾民俗杂辑	223
我父亲在新埔那段儿	239
冬生娘仔	243
旧时三女子	246
婆婆的晨妆	253
闲庭寂寂景萧条	256
母亲节	263
郁达夫之死	265
悼钟理和先生	268
关于许地山	272
谈老舍及其文体	277

第一辑

英子的乡恋

虎坊桥

常常想起虎坊大街上的那个老乞丐，也常想总有一天把他写进我的小说里。他很脏，很胖。脏，是当然的，可是胖子做了乞丐，却是在他以前和以后，我都没有见过的事；觉得和他的身份很不衬，所以才有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吧！常在冬天的早上看见他，穿着空心大棉袄坐在我家的门前，晒着早晨的太阳在拿虱子。他的唾沫比我们多一样用处，就是食指放在舌头上舔一舔，沾了唾沫然后再去沾身上的虱子，把虱子夹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儿上挤一下，“嗒”的一声，虱子被挤破了。然后再沾唾沫，再拿虱子。听说虱子都长了尾巴了，好不恶心！

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没有盖子的砂锅，盛着乞讨来的残羹冷饭。不，饭是放在另一个地方，他还有一个黑脏油亮的帆布口袋，干的东西像饭、馒头、饺子皮什么的，都装进口袋里。他抱着一砂锅的剩汤水，仰起头来连扒带喝的，就全吃下了肚。我每看见他在吃东西，就往家里跑，我实在想呕吐了。

对了，他还有一个口袋。那里面装的是什？是白花花的大洋钱！他拿好了虱子，吃饱了剩饭，抱着砂锅要走了，一站起身来，破棉裤腰里系着的这个口袋，往下一坠，洋钱在里面打滚儿的声音叮当响。我好奇，拉着宋妈的衣襟，指着那发响的口袋问：

“宋妈，他还有好多洋钱，哪儿来的？”

“哼，你以为是偷来的、抢来的吗？人家自个儿攒的。”

“自个儿攒的？你说过，要饭的人当初都是有钱的多，好吃懒做才把家当花光了，只好要饭吃。”

“是呀！可是要了饭就知道学好了，知道攒钱啦！”宋妈摆出凡事皆懂的样子回答我。

“既然是学好，为什么他不肯洗脸洗澡，拿大洋钱去做套新棉袄穿哪？”

宋妈没回答我，我还要问：

“他也还是不肯做事呀？”

“你没听说吗？要了三年饭，给皇上都不当。”

他虽然不肯做皇上，我想起来了，他倒也在那出大殡的行列里打执事赚钱呢！烂棉袄上面套着白丧褂子，从丧家走到墓地，不知道有多少里路，他又胖又老，还举着旗呀伞呀的。而且，最要紧的是他腰里还挂着一袋子洋钱哪！这一身披挂，走那么远的路，是多么的吃力呢！这就是他荡光了家产又从头学好的缘故吗？我不懂，便要发问，大人们好像也不能答复得使我满意，我就要在心里琢磨了。

家住在虎坊桥，这是一条多姿多彩的大街，每天从早到晚所看见的事事物物，使我常常琢磨的人物和事情可太多了。我的心灵，在那小小的年纪里，便充满了对人世间现实生活的怀疑、同情、不平、感慨、兴趣……种种的情绪。

如果说我后来在写作上有怎样的方向，说不定是幼年在虎坊桥居住的几年，给了我最初的对现实人生的观察和体验吧！

没有一条街包含了人生世相这么多方面。在我幼年居住在虎坊桥的几年中，正值北伐前后的年代。有一天下午，照例的，我们姊妹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便跟着宋妈在大门口看热闹了。这时来了两个日本人，一个人拿着照相匣子，另一个拿着两面小旗，是青天白日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刚刚成了过去。小日本儿会说日本式中国话，拿旗子的走过来笑眯眯地对我说：

“小妹妹的照相的好不好？”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和妹妹直向后退缩。他又说：

“没有关系，照了相的我要大大的送给你的。”然后他看着我家的门牌号数，嘴里念念有词。

我看看宋妈，宋妈说话了：

“您这二位先生是——？”

“噢，我们的是日本的报馆的，没有关系，我们大大的照了相。”

大概看那两个人没有恶意的样子，宋妈便对我和妹妹说：“要给你们照就照吧！”

于是我和妹妹每人手上举着一面青天白日旗，站在门前照了一张相，当时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为什么要这样照。等到爸爸回家时告诉了他，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玩笑着说：

“不好喽，让人照了相寄到日本去，不定是做什么用哪，怎么办？”

爸爸虽然玩笑着说，我的心里却是很害怕，担忧着。直到有一天，爸爸拿回来一本画报，里面全是日本字，翻开来有一页里面，我和妹妹举着旗子的照片，

赫然在焉！爸爸讲给我们听，那上面说，中国街头的儿童都举着他们的新旗子。这是一本日本人印行的记我国北伐成功经过的画册。

对于北伐这件事，小小年纪的我，本是什么也不懂的，但是就因为住在虎坊桥这个地方，竟也无意中在脑子里印下了时代不同的感觉。北伐成功的前夕，好像曾有那么一阵紧张的日子，黄昏的虎坊桥大街上，忽然骚动起来了，听说在逮学生，而好客的爸爸，也常把家里多余的房子借给年轻的学生住，像“德先叔叔”（《城南旧事》小说里的人物）什么的，一定和那个将要迎接来的新时代有什么关系。他为了风声的关系，便在我家有了时隐时现的情形。

虎坊桥在北洋政府时代，是一条通往最繁华区的街道，无论到前门，到城南游艺园，到八大胡同，到天桥……都要经过这里。因此，很晚很晚，这里也还是不断车马行人。早上它也热闹，尤其到了要“出红差”的日子，老早，街上就涌来各处来看“热闹”的人。“出红差”就是要把犯人押到天桥那一带去枪毙。枪毙人怎么能叫作看热闹呢？但是那时人们确是把这件事当作“热闹”来看的。他们跟在载犯人的车后面，和车上的犯人互相呼应地叫喊着，不像是要去送死囚，却像是一群朋友欢送的行列。他们没有悲悯这个将死的壮汉，反而是犯人喊一声：“过了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群众就跟着喊一声：“好！”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唱一句，下面喊一声“好”一样。每逢早上街上涌来了人群，我们就知道有什么事了，好奇的心理也鼓动着，躲在门洞的石礅上张望着。碰到这时候，母亲要极力不使我们去看这种“热闹”，但是一年到头常常有，无论如何，我是看过不少了，心里也存下了许多对人与人的疑问：为什么临死的人了，还能喊那些话？为什么大家要给他喊“好”？人群中有他的亲友吗？他们也喊“好”吗？

同样的情形，还有大的出丧，这里也几乎是必经的街道，因为有钱有势的人家死了人要出大殡，是所谓“死后哀荣”吧，所以必须选择一些大街来绕行，做一次最后的煊赫！沿街商店有的在马路沿摆上了祭桌，披麻戴孝的孝子步行到这里，叩个头道个谢，便使这家商店感到无上的光荣似的。而看出大殡的群众，并无哀悼的意思，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流露出对死后有这样哀荣的无限羡慕的意思。而在那长长数里的行列中，有时会看见那胖子老乞丐。他默默地走着，面部没有表情，他的心中有没有在想些什么？如果他在年轻时不荡尽了那些家产，他死后何尝不可以有这份哀荣，他会不会这么想？

欺骗的玩意儿，我也在这条街上看到了。穿着蓝布大褂的那个瘦高个子，是

卖假当票的。因为常常停留在我家的门前，便和宋妈很熟，并不避讳他是干什么的。宋妈真奇怪，眼看着他在欺骗那些乡下人，她也不当回事，好像是在看一场游戏似的。当有一天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时，便忍不住了，我绷着脸瞪着眼，手叉着腰，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卖假当票的竟说：

“大小姐，我们讲生意的时候，您可别说什么呀！”

“不可以！”我气到极点，发出了不平之鸣，“欺骗人是不可以的！”

我的不平的性格，好像一直到今天都还一样地存在着。其实，对所谓是非的看法，从前和现在，我也不尽相同。总之是人世相看多了，总不会不无所感。

也有最美丽的事情在虎坊桥，那便是春天的花事。常常我放学回来了，爸爸在买花，整担的花挑到院子里来，爸爸在和卖花的讲价钱，爸爸原来只是要买一盆麦冬草或文竹什么的，结果一担子花都留下了。卖花的拿了钱并不掉头走，他会留下来帮着爸爸往花池或花盆里种植，也一面和爸爸谈着花的故事。我受了勤勉的爸爸的影响，也帮着搬盆、移土和浇水。

我早晨起来，喜欢看墙根下紫色的喇叭花展开了她的容颜，还有一排向日葵跟着日头转，黄昏的花池里，玉簪花清幽地排在那里，等着你去摘取。

虎坊桥的童年生活是丰富的，大黑门里的这个小女孩是喜欢思索的，许是这些，无形中引导了她走上以写作为快乐的路吧！

北平漫笔

秋的气味

秋天来了，很自然地想起那条街——西单牌楼。

无论从哪个方向来，到了西单牌楼，秋天，黄昏，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繁盛的行人群中，赶快朝那熟悉的地方看去，和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和兰号是卖西点的，炒栗子也并不出名，但是因为它在街的转角上，就不由得就近去买。

来一斤吧！热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裹糖汁的沙子。在等待称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握两截，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京白梨，细而嫩，一点儿渣儿都没有。“鸭儿广”柔软得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于是无枣不郎家园了。老虎眼枣，葫芦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桩儿的才更甜。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

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身后响起了当当的电车声，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过了绒线胡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是安儿胡同口儿上，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宛上人了。

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民馆子中的一个，秋天开

始，北平就是回民馆子的天下了。矮而胖的老五，在案子上切牛羊肉，他的哥哥老大，在门口招呼座儿，他的两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充分表现出回民青年精神的儿子，在一旁帮着和学习着剔肉和切肉的技术。炙子上烟雾弥漫，使原来就不明的灯更暗了些，但是在这间低矮、烟雾弥漫的小屋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使人很想进去，站在炙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

老五是公平的，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它原来只是一间包子铺，供卖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渐渐的，烤肉出了名，但它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比如说，他们只有两个炙子，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但是一到黄昏，一批批的客人来了，坐也没地方坐，一时也轮不上吃，老五会告诉客人，再等二十几位，或者三十几位，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儿，再回来就差不多了。没有登记簿，他们却是丝毫不差地记住了前来后到的次序。没有争先，不可能插队，一切听凭老大的安排。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而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

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是老五的本事，也是艺术。一碗肉、一碟葱、一条黄瓜，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加上去，没有虚报，价钱公道。在那里，房子虽然狭小，却吃得舒服。老五的笑容并不多，但他给你的是诚朴的感觉，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

秋天在北方的故都，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的，就是牛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

男人之禁地

很少——简直没有——看见有男人到那种店铺去买东西的。做的是妇女的生意，可是店里的伙计全是男人。

小孩的时候，随着母亲去的是前门外煤市街的那家，离六必居不远，冲天的招牌，写着大大的“花汉冲”的字样，名是香粉店，卖的除了妇女化妆品以外，还有全部女红所需用品。

母亲去了，无非是买这些东西：玻璃盖方金的月中桂香粉，天蓝色瓶子广生

行双妹嚙的雪花膏（我一直记着这个不明字义的“嚙”字，后来才知道它是译英文“商标”Mark的广东造字），猪胰子（通常是买给宋妈用的）。到了冬天，就会买几个瓯子油（以蛤蜊壳为容器的油膏），分给孩子们每人一个，有着玩具和化妆品两重意义。此外，母亲还要买一些女红用的东西：十字绣线、绒鞋面、钩针……这些东西男人怎么会去买呢？

母亲不会用两根竹针织毛线，但是她很会用钩针织。她织的最多的是毛线鞋，冬天给我们织墨盒套。绣十字布也是她的拿手，照着那复杂而美丽的十字花样本，数着细小的格子，一针针，一排排地绣下去。有一阵子，家里的枕头套、妈妈的钱袋、妹妹的围嘴儿，全是用十字布绣花的。

随母亲到香粉店的时期过去了，紧接着是自己也去了。女孩子总是离不开绣花线吧！小学三年级，就有缝纫课了。记得当时男生是在一间工作室里上手工课，要的不是锯子就是锉子；女生是到后面图书室里上缝纫课，第一次用绣线学“拉锁”，红绣线把一块白布抽得皱皱的，后来我们学做婴儿的蒲包鞋，钉上亮片，滚上细绦子，这些都要到像花汉冲这类的店去买。

花汉冲在女学生的眼里，是嫌老派了些，我们是到绒线胡同的瑞玉兴去买。瑞玉兴是西南城出名的绒线店，三间门面的楼，它的东西摩登些。

我一直是女红的喜爱者，这也许和母亲有关系，她那些书本夹了各色丝线。端午节用丝线缠的粽子，毛线钩的各种鞋帽，使得我浸湎于精巧、色彩，种种缝纫之美里，所以养成了家事中偏爱女红甚于其他的习惯。

在瑞玉兴选择绣线是一种快乐。粗粗的日本绣线最惹人喜爱，不一定要用它，但喜欢买两支带回去。也喜欢选购一些花样儿，用誊写纸描在白府绸上，满心要绣一对枕头给自己用，但是五屉柜的抽屉里，总有半途而废的未完成的杰作。手工的制品，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从一堆碎布、一卷纠缠不清的绣线里，也可以看出一个女孩子有没有恒心和耐性吧！我就是那种没有恒心和耐性的。每一件女红做出来，总是有缺点，比如毛衣的肩头织肥了，枕头的四角缝斜了，手套一大一小，十字布的格子数错了行，对不上花，抽纱的手绢只完成了三面等等。

但是瑞玉兴却是个难忘的店铺，想到为了配某种颜色的丝线，伙计耐心地从楼上搬来了许多小竹帘卷的丝线，以供挑选，虽然只花两角钱买一小支，他们也会把客人送到门口，那才是没处找的决心哪！